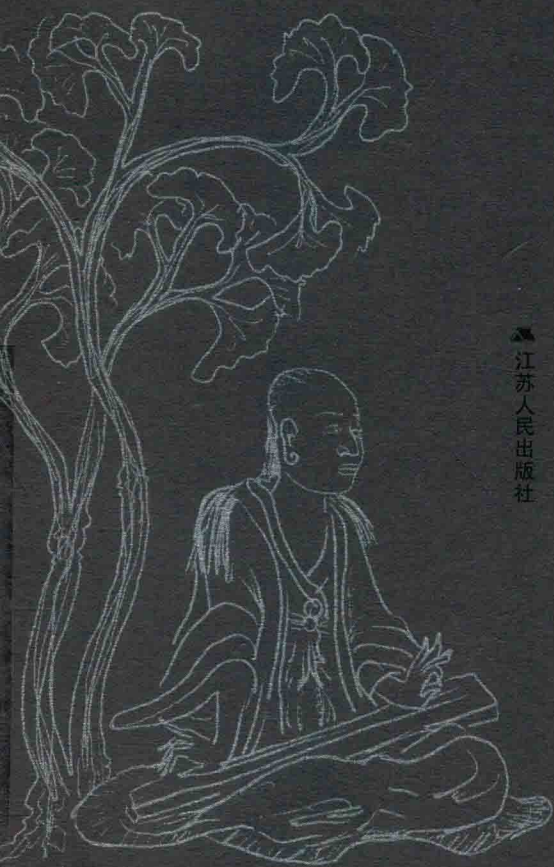


魏晋风度与音乐

郭平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魏晋风度与音乐

郭平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风度与音乐/郭平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214-17449-9

I. ①魏… II. ①郭… III. ①音乐文化—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J609.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2362 号

书 名 魏晋风度与音乐

著 者 郭 平

责任编辑 周晓阳

责任监制 王列丹

装帧设计 solelevant@163.com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8 插页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7449-9

定 价 3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一版序

我一直认为，序应该由作者自己来作。他应该在书的“主体”之外，说一点别的什么。

在此书写作的两年时间里，我总想起“相遇”这么回事。日常阅读中，我喜欢魏晋六朝那些潇洒不群的达士。因为藐予小子，既不能像鲁迅先生那样生，也不能如屈原大夫那样死，总是寻找这样那样的理由支持自己浅薄的悲欢和不执着的追索。而阅读那些纵酒作达的名士便是这种支持之一。他们不仅是他们所生存的那一段时光中的光彩，也可以作为我庸碌生涯的快乐藉口。很长一段时间里，和朋友们说起阮籍、嵇康，说起戴安道、陶渊明来，都是我最畅快的时刻，以至于偶尔酒酣胸袒乱风入怀之时，恍惚间竟以为是在竹林里手挥五弦目送归鸿呢。

然而，在写书那两年的静寂中，我每天都要和那些原以为自己已经很熟悉的士人相遇。面对他们并不算太多的著述，我日渐发觉了他们的陌生，发觉自己其实离他们的疯狂、悲怆很远，离他们的快乐、神思所至也很远。

原来，真正的疯狂与悲恸是需要痛苦和深情去应和的，真正的超逸是不可把玩的。相遇让我惊悚不已，我这才发现所有真正的相遇其实都是与自己的相遇。那些历史长河中不朽灵魂存在的意义，就是要让我们在某一时刻和自己相遇。很多时候，我“失语”地坐在书桌前，写不出一个字来。相遇让我看到自己内心的褴褛，我连自我询问的胆气都丧失了，还能煞

有介事地做学问，振振有词地言说么？

我每天战战兢兢地写下一些文字，它们是那么乏味，我简直要委过于文字。其实我很清楚这都是自己的疲乏，怨不得文字，更怨不得古人。我沮丧地发现，原先阅读魏晋六朝的快乐全都变成了解不开的纠缠。

每天我都有半天时间用于听音乐，听管平湖先生的《广陵散》、《秋鸿》、《离骚》、《白雪》、《欸乃》成了我每天的生活内容。那么清拔湛然的襟怀，仰之弥高，俯之弥深，总令我在听琴的片刻心胸廓然，生出不知今夕何夕今世何世之叹。这也是一种相遇，是通过管先生与山川丘壑、与生长着凋零着的植物、与飞动之云流逝之水的相遇。我庆幸有这样的音乐，它不是猎猎作响的大纛，也不是自弃的落荒而逃；它有尖锐的痛楚，但没有夸张矫饰的呻吟；它有心游万仞之至，无播弄跋扈之姿；它是无尽的，又是无言的。

我知道，许多像我一样的读书人，只要还在听还在问，就注定要欣慨交集地与许多东西相遇，注定要藉思想和言说往前走一走，哪怕它是永无抵达的奔走。这是唯一的可以瞻望远方之光的路径，除此之外，我们将身处永久的暗昧之中。

此书写作于1992至1994年，其时我刚过而立之龄，现在在我正走近不惑之年，在这本小书即将出版之际，写下这些文字，发觉自己又以今日之感遭逢了往日之感。

我珍重这些困惑。我感，故我在。

郭平

1999. 4. 26, 南京

再版序

这本小书写作于二十多年前。书写完，搁在一边，搁了近十年后出版印行。印出来，也就丢在一边，自己也不再去看，忙别的事情去了。

那时候，没有自己的房子，一家人住在学校的书库里，完全不适合居住的地方，读书的条件却极好，也还有做学问的热情。书写成之后，开始投入于小说创作，面壁构虚，与做学问的状态大不相同了。此后虽然所写的《古琴丛谈》有不错的反响，但只能说是清闲之作，算不上学问。

与此书有重大关系的事情，是管平湖先生的关门弟子王迪先生读过这本书以后，主动联系我，说她读了这本书非常激动。而后，我多次去北京请教王迪先生，在她的指点下学了《离骚》。虽然2005年春天王先生不幸去世，我请益王先生的时间并不长，但王先生与管先生一样，深刻地影响了我的生命。王先生琴艺极高，却一生为管先生整理遗作，自己连一张录音碟都未录制。与她在一起，她几乎所有的话题都是管先生，那份敬仰与热爱，深深地震动了我。

学问虽不做了，与琴却始终相伴着。二十多年过去，原先寂寞的琴突然变得热闹起来。这种热闹，有人骂，有人夸，有人赚了钱，有人捞了名。对于我这个写小说的人来说，这种热闹中的“人”远比古琴艺术妙得多。

但是，时常想念王迪先生，想她那间长着管先生留下来的

长春藤的屋子；想起她带我去吃饺子，非要我在饭桌上做吟猱给她看的小事；想起她说“管先生要是活着，见到你一定很高兴”的话语。

有这样的际遇，我想，学问做得怎样，小说写得怎样，琴弹得怎样，都不要紧了。

郭 平

2015年“母亲节”于南京

目 录

一版序	001	
再版序	001	
第一章	六朝前音乐文化简述	001
第二章	魏晋风度与音乐	023
第一节	汉末以来士人的处境、心态与闻乐好哀之风	024
第二节	帝王好乐与音乐的雅俗之变	034
第三节	魏晋风度与音乐、药、酒的关系	046
第四节	陶渊明与无弦琴	091
第五节	清——独往之美	104
第三章	无限的向往——魏晋六朝乐论研究	118
第一节	阮籍的音乐理论	118
第二节	嵇康的音乐理论	145
第三节	《声无哀乐论》	160

第四章	阮、嵇乐论与老、庄音乐观的比较	179
第一节	老子“大音希声”论的分析	179
第二节	庄子的音乐思想	184
第三节	阮、嵇与老、庄音乐观的比较	189
第五章	六朝乐论与文论、画论、书论的综合研究	199
第一节	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200
第二节	“山水以形媚道”	220
第六章	魏晋风度与中国音乐精神	229
第一节	六朝音乐精神对古代琴曲题材内容的 影响	229
第二节	中国音乐之“清”	262

第一章 六朝前音乐文化简述

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格与文化心理,多半在其老祖宗时代即已奠定。从文化上看,这对其后的人们具有先验的、命定的意味。

本书所要探讨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文化及其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音乐思想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六朝士人之于音乐的关系、通过音乐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方式以及音乐美学所达到的深度高度都是中国文化史上卓然不群的一页。然而,一个时期的文化有其时代因素的作用,也必然有一定的历史渊源。这个道理在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有着十分突出的显现。魏晋六朝以前,中国的劳动者和艺术家们已经创作了大量的音乐艺术作品,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总结出许多艺术经验和理论,这些都是六朝音乐艺术、音乐美学思想得以发展的基础。中国文化的发展,向来重传统,讲继承,所以,要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文化的独特价值,理应首先对前此的音乐艺术、音乐理论的发展状况作一个粗略的介绍和评析。

艺术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通常是人们对既有生活的一种质量追加。当然,也包括对梦想的质量追加。

远古时期,人们在劳动过程和生活实践中自然地创造了

音乐。模仿也罢,游戏也罢,人们一定都希望以这种具有超越性的行为获得某种生命安慰。在艰苦的劳动生活中,为了减少苦痛,劳动者自然地为劳动配以简单的节奏和音调,使旨在衣食获取的劳动同时具有快乐的意思。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中就说: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者之歌也。

当然,刘安也是根据他所处时代的劳动状态推测远古的。至于远古时期的音乐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确凿的史料已经很少了,只能根据后来的一些文献、传说以及我们的想象对远古的音乐生活作一些粗略的描述。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对远古时期的音乐状况有如是记载:

乐所由来尚也,必不可废。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潜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禹立,勤劳天下,日

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滌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尚书·益稷》中还记载了黄帝造的多种乐器。从上面所引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远古音乐的内容与当时人们改善自然环境、改善自己生活的劳动密不可分。虽然《吕氏春秋》谈到音乐的作用时未免夸张了些，“万物散解”、“果实不成”的现实决非奏五弦瑟这种乐器所能改变，但我们可以看出，先民们是极其重视音乐的作用的，这种对音乐的倚重，并非神秘巫术，它们表达的是人们内心希望借助于音乐之美获得幸福的深切的祈盼。而精神的力量在感人心神的同时影响、改善社会关系并进而影响一时一地的社会生产力，却也是合情合理的结果。

相传，在舜的时代，有一种宗教乐舞，叫做《韶》。《尚书·益稷》中有相关记述：“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祝敌，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从这段记述中可见吹弹敲击的多种乐器，单单是弹弦乐器，已有琴、瑟之别，与舞相合，丰富异常。公元前544年，季札在鲁国见到《韶》的演出，曾赞曰：“德之至哉，大矣！如天之无不昉也！如地之无不载也！”^①

^①《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极重视乐教的孔子对《韶》评价极高：“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①“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②从上面的引述中不难看出这种名为《韶》的乐舞的规模之盛、水平之高、流传之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得到孔子最高评价的大型艺术具有宗教性质。它代表了上古时期的人们通过艺术来究天人之际、祈求幸福的努力，可以想见，其内在的诚挚精神欲求以及为之付出的艺术努力一定非常突出。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目睹与亲聆那番胜境，却可以从今天的一些具有原始宗教性质的音乐舞蹈形式上窥见那种超凡忘我的情形。在蛮荒的远古，人立天地间，这种旨在娱神的音乐的纯粹和神圣与此后娱情悦性的悲欢歌舞大不同。

在远古，音乐是与诗歌、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可想而知，这时的音乐，曲调和节奏都相当简单，但也有了像《韶》这样的有若干乐器伴奏的较为丰富的乐舞。通过《吕氏春秋》等史书的记载，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注意乐器的不同音色及表现力了。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发掘，这时的乐器以打击乐器居多，其中有土鼓、磬、离磬、钟、铃等，也有吹奏乐器，如苇籥、埙等。中国音乐史研究专家杨荫浏先生指出：

从击乐器和吹乐器来看，已经可以看出，原始乐器已在遵循着一定的途径发展，就是由不定型到定型，由

①《论语·述而》。

②《论语·八佾》。

种类很少到种类增多,由不定音到固定音,由个别的单音到有一定高低关系的多音的音阶序列。^①

由此可以认为,我们的音乐历史与我们的民族历史几乎是同步的。远古的音乐与当时的诗歌、绘画、文字等一样,不仅记载了人们的农耕、战事等生活景象,同时又以他们的快乐、祈盼在文化史上刻下最初的质朴的印痕。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音乐的享乐性逐渐明显起来,成为特定阶层仪式中的内容。夏朝的第一个统治者启“淫佚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鎡鎡,管磬以力。湛浊于酒,谕食于野,万舞翼翼。”^②这是相当奢靡的享乐。夏代的最后一个君主桀更有甚之:“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③这种旨在显示统治者威势奢华的乐舞,规模已极大,或许其中并无多少艺术性可言,但既已造成如此大的声势,想来参与其间的乐手和乐器已经多得惊人了。《墨子·三辩》中记载:“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护》,又修《九招》。”可见其时君王的修乐制乐,主要目的是享乐和彪炳功业。

从如此宏大奢侈的乐舞记述中可以想到什么呢?我以为,一则这样的乐舞与原始宗教乐舞的立意有了明显的不同,原始乐舞中那种谦卑的纯粹与神圣的祈求被招摇而出的盛大的“欢乐”所取代,闻乐观舞的君王享受的大概是奴役万众驱

①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② 《墨子·非乐》。

③ 《管子·轻重》。

使生民的威权,或许自己已膨胀为可以统御天下的神。乐舞中的欢乐是肯定的,而祈神的虔敬则微乎其微了。至于艺术性,虽然如前所说可能不会太高,但也绝不至于乱七八糟满耳噪音。至少,众声齐响时的音声会是和谐融洽的。也可以推断,虽然这样的音乐谈不到发乎内心、至善至美,但可以肯定已经符合了音乐美的基本要素,甚至在乐器、声音配比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讲究。全盘否定其成果与作用是浅薄的。

商代遗存至今的乐器有磬、编磬、编钟、陶埙、鼓、铃等,根据对出土文物的研析,商代的陶埙有五个音孔,已经具有改变调高、转换音阶调式的可能性。

周代建国伊始便制定礼乐,据《史记·周本纪》载:“成王……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周代的礼制相当繁琐,在许多的礼仪形式中,音乐都是不可缺少的内容。礼以仪节,乐以和众,这种把礼与乐联系在一起的样式,是孔子思想及社会实践理论最重要的支柱,对此后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长期的、深刻的影响。

周代还兴办了音乐机构“大司乐”,在音乐方面系统地训练贵族子弟。《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记载了大司乐教授乐舞的具体内容:

以乐德教国子:中和、只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其目的,是使这些未来的统治者将来能利用音乐手段进行统治,所谓“以《六乐》防民之情,而教以和”^①。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已经懂得有音乐参与的仪式在规范人情上的作用,注意到音乐对人们情志的影响力。

《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提到的《大武》,是西周很著名的乐舞,它表现的是周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大武》具有很大的规模,据《礼记·乐记》,《大武》在春秋时期的演出有六成(六段),有歌唱,有乐队伴奏。它有着结构完整的曲式,在艺术上应该有相当高的水平。

乐器的发展也是非常迅速的。见于记载的这一时期的乐器有数十种之多,仅一部《诗经》中,就出现有二十九种乐器。不仅有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还有弹弦乐器。根据材料的不同,其时的乐器可分为八类,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史书称为“八音”^②。另外,被史书称为“钟鼓之乐”的大型管弦乐队也在西周时兴起,这种乐队的主要乐器是编钟和建鼓。这时的编钟已由先前的三只发展而为五只、八只。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柞钟,总音域已有三个八度,并基本按羽、宫、角、徵、羽、宫的次序排列。一种乐器可以奏响不同的音高,并有意识地进行排列,这说明它具有相当表现力的可能。

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我国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这一时期本身便创造了惊人的思想财富。“私学”的创立,“士”阶层的出现,促使思想的爆发和文化的极度

① 见《周礼·地官·大司徒》。

② 见《周礼·春官》。

的活跃。较之于贵族，士阶层较接近民间，他们的思想受民间影响，同时他们的活动又使得民间生动质朴的文化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大多采集自民间。汉代学者何休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①这些来自民间劳动者的诗歌有着不同的地方色彩，它们的内容新鲜生动，并且形式规整，显然是用于歌唱的。司马迁认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②一部《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恋人咏其情。叙事、状物、抒情，都有一种质朴简洁的美。反映了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丰富的感受。清代学者方玉润在分析《周南·芣苢》一诗时对诗所表现的情形进行了想象性的描述：“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③惜乎年代久远，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具体确切地知晓《诗经》中那些歌诗的音乐状况，只能乐失求诸诗，从文字中品察其中的节奏和韵律，向往其伴乐歌唱时的美丽了。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大诗人屈原，在广泛吸收民间音乐、诗歌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像《离骚》、《九章》、《天问》这样的诗歌作品。这些诗歌气势恢宏，情感炽烈，富于浪漫色彩，千

①《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

②见《史记·孔子世家》。

③《诗经原始》。